# 周易二閭記

# 周易二閭記卷中

會稽茹敦和遜來稿

拇將指也然而手足均有將指均謂之拇解之解而拇足也以震爲足也咸之咸其拇則艮也艮手也而亦爲足拇何也茶閭曰檇李之戰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足將指也非足則何以取其一屨也故莊子之駢拇是駢於足者惟國語之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是手拇非足拇咸初者艮初而拇爲足拇則以三之執其隨也三之初則隨也隨者足也蕫閭曰手足皆有指有拇而其文皆從手惟子夏傳作踇

何以爲執其隨也茶閭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

曰爲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隨之爲事淺矣而執之故象傳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初者下之至者也

何以爲輔頰舌也茶閣曰左氏傳輔車相依孔穎達引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而曰三者并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其言甚辨似將有所剖斷者而卒之曰牙車頷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曰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則不但并輔頰而一之且并輔車而一之矣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又似以頰爲顴而以輔爲車者至虞翻則直以輔爲耳目之間輔頰舌人人有之爲之說者皆古之英儒然而終不明也蕢閣曰

請仍決之于輔車車者牙下骨也牙下骨則廣矣左至二左互右至于右耳其與車相依者輔也其不與車相依者頰也詩傳以倩爲好口輔則輔原可以兼頰今輔與頰爲兩文則請譯之曰有骨曰輔無骨曰頰又請申之曰近耳曰輔近口曰頰徵之于象則兌初輔也兌中頰也兌上舌也

恒之象傳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何也荼閭曰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廟位也凜乎其不可改也蕫閭口儀禮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必正方夫然雖燕必南面矣所以爲立不易方也立爲巽象恆初

曰立不易方大過之初曰獨立不懼
語有之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之夫死而殉之與夫死而不嫁者皆謂之從一而終茶閭曰非也此蓋一而不終者爲婦之貞而非婦之吉且婦之變而非其恆也邶鄘以下多棄婦之辭檀弓記孔氏三世喪出毋故以從一而終爲難終之必詩所謂及爾偕老者
振恆何也茶閭曰公羊葵邱傳桓公震而矜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茶閭曰恆毅力也而上爲暮氣雖振之究何益乎程子曰振如振衣振書策之振
遯初曰遯尾何也茶閭曰凡卦上爲首初爲尾然有虎尾有狐尾有車尾遯尾之尾則尾巳矣尾者後也國策

曰君若能爲此尾又曰若不能爲此尾
上曰肥遯何也茶閒曰詩我思肥泉茲之永嘆傳曰所
出同所歸異爲肥蕢閒曰非也此遯卦之辭肥者壯爾
孟子牛羊茁壯長而左氏傳曰吾牲牷肥腯史記亦曰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
坤曰牝馬離曰牝牛大壯之三互兌爾何以羝羊也茶
閒曰三以乾爻而互兌故羝羊也羝取壯義亦取老義
上亦曰羝羊矣兼畫之兌以內乾主之則羝之尤老者
不能遂何也茶閒曰論語遂事注但以爲事已遂與已
成已往皆同辭無所別朱子別之以爲事雖未成而勢
不能已者雖然遂不以其勢以其志侵蔡遂伐楚伐楚

其志也如京師遂如晉如晉其志也故左氏傳又曰庶人工商遂而醫家以手足不舉爲不遂不遂者不如其志而已矣家人死攸遂以無所志故無所遂也然而亦其志也

晉曰康侯何也茶閣曰記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又曰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或曰尊魯以康周公康非尊也然而康成曰康褒大也則康即尊也記之康周公註引易文矣易之康侯則無引記以註之者薑閣曰明堂位之崇坫康圭讀康爲亢然而尊也崇坫所以尊圭也初筵之詩曰酌彼康爵亦尊也祭莫尊于尸故以尸之爵爲尊爵也

初曰摧如何也茶閭曰北門之詩室人交徧摧我傳曰摧沮也鶩鶩摧之秣之讀摧爲莝則亦可以爲挫也初與四應而鼫鼠乃沮挫之

二何以愁如也茶閭曰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康成讀爲揫揫者斂也此之愁如康成讀爲愀愀者變色貌愁如其揫如或愀如與蕫閭曰愁者憂也左氏傳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康成於經之言愁者必破之凡以愁爲不典之辭爾雖然梧宮秋吳王愁謂之不典可也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而愁予謂之不典不可也

上曰晉其角何也茶閭曰周南麟之角示有武而不用今曰晉其角而用之伐邑是有武而用之矣維用伐邑

則亦有武而不能竟其用也其亦異乎麟之角矣然非鼫鼠可類也鼠雖爬不能角也蕢闇曰然則姤角云何茶閭曰月令仲冬麋角解仲夏鹿角解姤一陰生于下則其角爲將解之角故象傳曰上窮吝姤角又與晉角異也蕢闇曰角爲剛之在上者艮陽也乾上之陽亦艮陽于姤象爲合晉上離上也何以亦象角也茶閭曰晉之變自願前於三接之義亦及之晉上亦艮陽也

明夷取箕子何也茶閭曰離者獄也獄者囚也文王囚於羑里二離中有囚象故彖傳以爲文王焉以文王之囚遂及於箕子之囚明其志也文王亦箕子爾箕子亦文王爾馬壯之吉所以爲內文明也五之利貞所以爲

外柔順也。薑閭曰據孟易則箕子者荄滋荄滋者亥子。其義何如茶閭曰凡此皆蒙之所不敢知但據說者之言箕子爲其子則破其爲荄可矣。必破子以爲滋而後返滋以爲子何以不憚煩如是此王弼之所以得掎其後也。

明夷之二渙之初皆曰用拯馬壯何也。茶閭曰左氏傳目于眢井而拯之杜預注出溺爲拯則方言文也。明夷渙皆坎初艮二曰不拯亦互坎之初。

南狩得大首何也。茶閭曰冬田謂之狩大田謂之狩。首者山也。莊子許由娛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荀子呂氏春秋則謂之共頭。薑閭曰首何取于共且共首何以

南也茶閭曰維詩有之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藎閭曰曾大首而共首乎哉夫易之言首者皆于上乾用九曰見羣龍无首象傳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比上曰比之无首離上曰有嘉折首

家人之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母何以謂之君也茶閭曰父之父為王父父之母為王母又舅曰君舅姑曰君姑

初曰閑有家何也茶閭曰穀梁於孔父則曰孔父閑也於仇牧則曰仇牧閑也閑者扞禦之名文言曰閑邪存其誠矣敝笱猗嗟序皆刺其不能防閑疏引虎賁氏之王閑以為閑梐枑也雖然爾雅柣謂之閾則梱爾雅以

限出入故外言則不入於梱內言則不出於梱閑亦以限出入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艮象門而初陽橫於艮門之下其爲梱無可疑者曰夫然則詩之旅楹有閑何也茶閣曰兩楹堂楹也爲行禮之所此不得有閑若旅楹非兩楹之比也於是乎有閑薑閣曰說文以閑爲闌以闌爲門遮遮者其諸論語之所謂塞歟今據爾雅可也旅楹之閑姑徐之

二曰中饋何也茶閣曰進食於尊者謂之饋故祭自熟始曰饋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是也養舅姑曰饋舅姑入於室婦盥饋是也養其夫曰饋爾雅以饁饟爲饋是也養賢者亦曰饋孟子自是臺無餽是也凡此皆酒食

之事婦主之也若車馬之饋以及弓劍苞苴之屬亦曰饋然而外矣薑閭曰在中饋者在中而主饋爾世遂以中饋爲庖廚之名則非也中者內也然內而曰中則以二中也

嗃嗃嘻嘻何也茶閭曰嗃嗃爾雅作謞謞詩作熇熇熇熇者暑威也岐伯亦言無制熇熇之熱也天之方虐矣諸臣乃謔謔也謔謔不已必爭爭而盛其氣不可犯也則暑威也故謂之熇熇也中孚之兩口合其象爲讒變而家人則兩口分天下有兩口分而不爭者乎故又謂之嗃嗃嗃嗃爭聲也曰詩以熇熇爲不可救藥而易以嗃嗃爲悔厲吉何也茶閭曰天之方虐此何時也喜而

誹誹酒食遊戲相徵逐怒則熇熇并起而相牙雖處堂巢幕不足以喻之也家人爾胥月之愛箕碓小失固不足以間其性不悔則事不可知悔矣雖厲而吉可也曰夫豈無閑門雍穆者乎而必嗃嗃也荼閭曰三不中也不中則所以處之者或非其道矣易者人情而巳人情之所有卽象之所有不能執一情以槩天下之情也曰又豈無嗃嗃以敗亡者乎何以厲而吉也荼閭曰則以三不中尙剛且明也曰然則嘻嘻之終吝何也荼閭曰嘻者嘆聲也嘻嘻者嘆聲之非一也婦子爾而各有難言之隱焉此曰嘻其甚矣彼亦曰嘻其甚矣夫嗃嗃者忿之外抒者也嘻嘻者悲之內結者也嗃嗃嘻嘻均不

可而嘻嘻其甚也曰終吝而已猶以三之剛且明也不然嘻嘻者天下之至不祥聲也春秋宋災傳其廟譆譆其鳥譆譆譆譆者嘻嘻矣

睽之家傳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何也茶閭曰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于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

見輿曳其牛掣何也茶閭曰此輿之登阤者也牛挽輿而使前曳則掣牛而使後掣者後而掣之也猶掣其肘之掣矣薑閭曰詩莫予荓蜂傳曰荓蜂摩曳也荓蜂爾雅作甹夆摩曳爾雅作掣曳此則掣曳之并見者

何以爲元夫也茶閭曰元夫未詳唯禮有元士又晉語

有元司馬元尉

厥宗噬膚何也蒼閭曰此餕禮也祭畢而食曰餕特牲之餕者曰舉奠曰長兄弟佐食授舉各一膚舉奠嗣子也疏曰士使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若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餕其惠大及異姓不止族親而已則厥宗噬膚士之餕禮也薑閭曰文王世子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此禮天子諸侯有之不止士禮彼注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然其爲厥宗之義則不可易矣初筵之詩曰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此之謂往有慶也不然而何以有慶也薑閭又曰天下事無可睽者而况于君臣父子之間乎于二明遇巷之知了五舉噬

膚之慶聖人之慮遠矣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何也茶閣曰見豕負塗如公子彭生之爲大豕者載鬼一車如申生之使狐突登僕者葛閣曰杯蛇燈傍偶然爾必求其事以實之鑿矣漢義乃以載鬼一車爲魂車
蹇四曰往蹇來連何也茶閣曰連者車也後車與前車相連也三與五不連而四連之蓋如馬援之于隗囂矣或曰連行不前之貌故荀子曰其容簡連難緣于蹇之義而于爻無當者
五曰大蹇朋來何也茶閣曰此指二言之也諸爻皆朋也然諸爻言往來而二獨不言往來其所以不言往來

者以二之眞能來也朋有面朋有眞朋矣疾風之勁艸亂世之誠臣一人而已寧可多也曰在二謂之臣而在五謂之朋何也茶陵問曰王于諸臣弁絰而三衰皆服朋友之服故洛誥曰孺子其朋經之于二獨以王臣許之而五亦獨以朋來許之也卦辭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坤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艮三見險而止矣艮東北也所謂喪朋者也艮二猶坤中則猶西南故有得朋之利焉在坤以喪朋爲慶而蹇又慚乎得之前固言之矣卦之情不同也

解之甲坼何也蔡闓曰前書志曰出甲于甲許愼曰甲者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言甲而坼

義具矣蕫閣曰甲坼甲宅也甲者皮宅者根也剝上爲不食之果則象傳曰厚下安宅鴻鴈之詩亦曰其究安宅蓋僑寄則不根土著則根茶閣曰主鄭者以坼爲俗文爲壞字然經以甲坼爲雷雨之効也雷雨之作職坼不職根且卦之名曰解解有坼義無根義

損之用享何享也茶閣曰享者祭也或曰周禮六享皆於廟享是廟祭之名而易屢言享帝矣則曰明堂亦廟也然禮器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又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饗帝祭天疏特申之曰郊祭天夫饗者享爾明堂享也雖郊亦享也蕫閣曰享饗饗獻也凡獻皆謂之饗禮之大者則謂之大饗於明堂曰大饗于祫禘曰大饗

禮器郊特牲雖別郊于大饗之上然而饗矣則其大可知也天子饗諸侯諸侯饗諸侯亦謂之大饗鬼神而人饗之雖祭天必有尸也人而鬼神饗之禮之重者如祭也易之享岐山享西山升中也享帝郊與明堂也損但言用享而已則當兼賓饗不止爲祭饗也

三之象傳曰三則疑何也荼閭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論語再斯可矣皆可推之以廣其說

十朋何也荼閭曰古者五貝爲朋然崔憬謂元龜直大貝二十是亦據前書師古注以兩貝爲朋者

益初曰利用爲大作何也荼閭曰成元年穀梁傳作爲

也詩緇衣敝予改爲又敝予改作然堯典平秩東作史記曰便程東作平秩南訛史記曰便程南爲索隱曰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夏較大於春矣東作作也南爲大作也董閭曰召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以丕作爲大作

凶事何也茶閭曰凶事者凶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是矣賈𤍠言儀禮是踐履之事康成亦曰曲禮是五禮之事故祭日有事質明而行禮則曰質明而行事

夬何也茶閭曰孔子讀易謂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則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此序卦之又一義矣古者賜環

則環賜玦則決工者玦形也夬之義從決夬之文從工
以工之缺也缶缺而水決兌缺故說卦曰爲附決
澤上于天君子以施祿及下何也荼闇曰上之所施下
之所天故記曰下天上施
其行次且何也荼闇曰次且難進之狀也易謂之次且
而詩謂之只且北風矣雨雪矣斯時也惠而好我攜手
同行爾而乃威儀之虛徐也既亟而猶只且也故君子
陽陽之其樂只且序以爲全身遠害箋以爲不求道行
蓋闇曰次且或作趑趄又作趦趄俗傳太公家教曰婦
人之禮止則斂容動則跰跙揚子雲直謂之跙跙以趑
之與跙聲相似也跙跙即趑跙

姤初之躑躅。賈逵曰。足垢也。陸德明曰。不靜也。荼閒曰、躑躅彳亍也。彳之爲步亍之爲止步而又止欲行而未敢進也。三年問躑焉踟躕焉莊子躑躅。而屈伸相譚新論乃曰游兒牧豎躑躅。其之也

二曰包有魚何也荼閒曰說文曰包象人懷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故易之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皆曰包或以禮有苞苴簞笥之名則曰包者苞也且曰包之必以茅以姤初巽也雖然詩曰白茅包之以茅包廚爾春秋傳之包茅則包者茅爾禹貢之包匭菁茅菁茅匭之其包者橘柚爾魚不可以苞也苞之而潰也不然則其甕也非鮮也大過之巽象茅非凡巽皆茅也或又更之曰

庖有魚以包義庖義也而五之爪不可以庖則又曰匏瓜也薑閭曰凡所云者皆義不及實一語所致雖然姑置之先師之論雖意有不然未可以踦之也

四曰包无魚起凶起者易之稀辭未有再也則何以謂之起也荼閭曰此卽五行志所謂河魚大上者也二近初包之則有魚四雖應初而遠初不能包則无魚若之何其起也月令曰百螣時起起者不宜起者也

萃之辭曰用大牲吉按充人之職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賛碩者大也其義與荼閭曰先儒謂卜而用之爲大牲用大牲吉卜辭也夫然則大牲郊牛也故彖傳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薑閭曰君召牲納而視之擇

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雖廟亦然何必郊牛也夫萃者假廟之卦也

萃何以除戎器戒不虞也荼闇曰荀子曰仁人兵兌則若莫邪之利鋒注兌聚也萃之爲萃則以兌故也薑闇曰周禮有五車之萃戎車居一焉戎車安得無戎器乎考工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詩亦曰二矛重英此之萃非彼之萃然而萃矣則因萃以發其義焉深治之之謂除

齎即咨咨即齎而曰齎咨涕洟何也荼闇曰辭不成辭也讐即仇曰仇讐嬉即戲曰嬉戲矣善乎馬融之注曰悲聲怨聲以其聲之非一也雖既齎而又咨可也余爰讀齎爲嗟嗟亦咨爾堯典曰咨汝羲暨和甘誓曰嗟六

事之人嗟之于咨無辨也猶齎之于咨無辨也詩之涕泗毛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之涕洟鄭亦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薑閻曰古無言淚者言涕而已矣衛風曰泣涕如雨既泣而又涕也亦碎不成辭也而素問乃以泣涕爲兄弟也

升三曰虛邑何也茶閻曰說文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謂之虛虛之文從邱可證矣曰虛邑之爲升何也茶閻曰象傳積小以高大所以明升之義由井而邑升矣由邑而虛又升矣蓋三爲升虛二爲升邑也震初有田象故言虛邑者必主田義其說別詳

升階何也茶閻曰象震足也其象震足何也茶閻曰凡

升階之法必拾級拾級必聚足連步康成曰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又曰連步據足而言拾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臨之爲卦也兩震併則兩足併變而升越一等矣而兩震併如故謂非拾級聚足連步之法與曰其于五言之何也荼閭曰升階自二始五也者二之應也兩陽之升以其漸則由四而五亦勢也夫五君位也其階將爲君階士從田間來升于君之階可以謂之升矣以升階言之升于君之階可以謂之升階矣向所謂拾級聚足連步者猶尋常賓主之階爾至於君階必栗階栗階散等也左足躡一等右足又躡一等也而栗階不過二等二等者據上而

言則爲將上堂之二等天子之階九尺九等諸侯之階七尺七等不論其等之多寡初皆拾級聚足連步如常法至於將上堂之二等而後栗之由五以至上則將上堂之二等所謂不盡之二等也升階之禮于五而成升階之法必于五而盡故於五言之也曰彖傳言柔以時升爾今又曰陽升非彖傳意也茶閭曰卦不一變變不一彖柔有柔之升陽亦有陽之升豈必礙其迹哉菁閭曰信乎易之於禮無所不備也燕禮疏言升階之法有四連步一也栗階二也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謂之歷階左右足越三等謂之越階

困初曰臀困於株木何也茶閭曰說文株根也根株也

莊子謂之橛株拘。是足以困臂矣。或曰坎於木爲堅多心、株木者、梲爾梏榭刑具也。臂所受也。薑閭曰、不。也。古者決眷不決臂。

金車何也。茶閭曰、金車金路也。周禮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則諸侯得乘之。亦紱爲諸侯之紱。金車爲諸侯之車指二矣。路有王有金有象。注言以飾諸末。疏言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言諸末也。漢儀有金根車駕六馬。三國志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始以金車爲天子之車。

井曰汔至。未濟曰小狐汔濟。何以謂之汔也。茶閭曰、爾雅。譏汔也。民勞箋曰。汔幾也。譏亦幾、爾爾雅以汔、明幾

箋以幾茂明汔蓋反覆以相明也昭十年左氏傳引民勞之詩杜預注汔期也爾雅疏謂期字雖别皆是近義則期亦幾也

繘何也茶閭曰許愼曰綆也郭璞曰汲水索也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喪大記幷同

三之渫也康成曰謂已浚渫也向秀曰渫者浚治之去泥濁也茶閭曰一浚治之而卽謂王之不明哉井之辭皆有序初泥二射而三渫渫者泄也洩也時而內射時而外渫惟不甃之井則然矣四甃之而後五冽也前書食貨志粟有所渫木華海賦曰羣山既略百川潛渫

五曰寒泉何也茶閭曰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之下

者浚之深也則井也曰傳以浚爲衛邑邑之爲浚蓋以水名者浚之下猶淇之上矣且詩又言冽彼下泉矣彼以下而冽此以下而寒亦何不可者而必井也茶閻曰泉以寒爲德而泉之寒者莫如井川澤皆冬寒井獨以夏寒凱風則風煖矣故泉寒也寒泉者井也

革曰巳日何也茶閻曰漢儒喜言納甲然納甲之說於經無當焉輔嗣以爲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即日有其辭巳日無其辭矣蒙聰之少牢禮日用丁巳康成以爲取其令名丁者自丁寧巳者自變改革改巳亦改革之用巳日或者其以此乎蕫閻曰其說細

茶閻曰據月令離當夏位則其日丙丁兌當秋位則其

曰庚辛坤當中央土之位則其日戊巳革離兌之卦無坤也然以卦畫言之旣顯互一乾以卦位言之又隱藏一坤坤兼戊巳矣而曰巳日乃孚者歷坤之畫焉爾于戊猶未孚也巳日乃孚爾乃之爲言以巳該戊之辭焉爾坎中全得乾體離中全得坤體二曰巳日乃革之以二之爲二實孕全坤焉爾丙丁庚辛有位戊巳無位於離兌言巳日以明無位之位焉爾藁閣曰其說支

奈閣曰雖然更有不根之論焉盟津三誓再誓在戊午三誓而曰時厥明則巳日矣誓之者孚之也巳日而三誓畢巳日乃孚也武王之事而文王早繫之辭其諸前知之學乎蓋八百諸侯有一人以爲不可者則武王必

不伐殷故伐殷之事成于盟津盟津之行決于巳日二日巳日乃革之卽彖辭巳日乃孚之驗且誓爲革言三誓爲三就三曰革言三就尤明徵矣又序言文王受命諸儒推之以爲入戊午蔀當巳未歲詩疏存其說且累牘似周家之於巳日舊有根蔕願卒聞之董閭曰果如所言則讖緯之家百趣起矣古者於日皆卜之無後世一切陰陽日者之說武王伐殷之日在國語有之伶州鳩曰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韋昭注曰在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越三日辛卯朔日莫要于發師之日矣然而用戊不用巳顧獨取一渡河之明日以爲用巳之驗哉且巳有斷斷不可用者大田之禮軍禮也

其在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又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用戊用庚而獨不用己何者內事用柔日此少牢之所以用丁巳也外事用剛日宣王之所以用戊用庚而不用己也伐殷尤外事之非常者而謂其用己乎哉古人紀歲自有歲陽歲名無用甲子者劉恕曰歲之用甲子也自亡新始也文王受命容有之然安得己未歲也然則如之何蕫閻曰夫漢儒之言納甲者是也

初曰鞏用黃牛之革何也蕫閻曰左氏傳分唐叔以闕鞏杜注曰闕鞏甲名則鞏者甲與蕫閻曰爾雅三言鞏皆固義詩毛傳并同說文以鞏爲韋束物則所謂用黃牛之革者也闕鞏吾不知其何甲也叔向曰昔吾先君

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其諸是與名之爲華亦以其固與考工曰犀甲百年兕甲二百年合甲三百年合當爲犀兕之合今曰用黃牛之革其遂與之爭壽乎然而離爲甲矣

鼎初曰顛趾四曰折足何也茶閭曰康成謂無事曰趾陳設曰足此不必然趾亦足足亦趾也顛猶顛踣之顛我顛之將以出否爾折則其自折也不勝也

二曰我仇何也茶閭曰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箋曰怨耦曰仇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又曰怨耦曰仇仇者怨耦矣天下配者必耦仇者亦必耦不獨男女之閒也而言仇自男女始危矣哉二之我仇五也以其應也二五

之應何以仇也荼閭曰二爲巽木而五爲互兌之金金將伐木故曰我仇然五又離火則火方鎔金金豈能伐木哉此我仇之所以不我能卽也

三曰雉膏何也荼閭曰禮注凝者脂釋者膏據內則夏宜腒鱐腒者雉爾方以火膏煎之則雉不得有膏然彭羕斟雉不膏而何斟也或曰此指事之辭高宗祭成湯飛雉升鼎耳而雊也鼎以耳行耳革而行塞雉雉雖有膏豈得而食之哉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是亦不食之義也

震曰虩虩何也荼閭曰虩蠅虎也蠅虎之爲虩以其出於隙也陸希聲曰蠅虎始在穴中跳躍而出象人心之

恐動也雖然虩虩蠅虎也虩虩蠅虎多也蠅虎有恐動之狀其左顧右盼驚遽而不已者若彼此之互相恐動然故謂之虩虩也其相恐動也有其形而無其聲則又以爲闐闐也與啞啞異也莊子作顚曰顚顚然驚

蘇蘇索索何也茶閒曰據說文履之愬愬馬融本作虩虩震之虩虩荀爽本作愬愬或有爲之說者曰不特虩虩爲愬愬蘇蘇索索皆愬愬蘇蘇之爲愬愬者以其義也白虎通曰朔之爲言蘇也月朔是月光之蘇乎在朔易是陽氣之蘇由蘇以通朔由朔以通愬故曰義之通索索之爲愬愬者以其音愬有二音從人不從去則索索矣故曰音之通畫閒曰請證之於卦之情初之來而

二受其厲也喪貝躋陵魂魄無所至三而蘇蘇也蘇者甦也甦者更生也四互坎而遂泥以爲不足復畏矣而不虞五之又厲也震不于其躬於其鄰爾爲之上者乃索然而氣盡以爲今而後遂無復生人之樂也矍矍然驚顧而不寧左右前後皆風鶴也五之厲而上又甚之其以蘇蘇爲鑒與經蓋曰蘇蘇非也索索亦非也其情兩矣非愬愬所能一也

艮之三曰厲熏心何以謂之熏也茶間曰熏灼也王肅曰熏灼其心矣薑閭曰熏之騤者謂之灼灼之徐者謂之熏幽風曰穹窒熏鼠又鳧鷖曰公尸來止熏熏箋以爲坐不安也若或有熏之者故坐不安也列其夤者禍

之烈然可見厲熏心者病之深然不可見可見者驟而
不可見者徐也故於賁言列于心言熏也
五曰言有序何以謂之序也茶閭曰周頌繼序思不忘
傳曰序緒也緒者緒述其事使理之相續如繭之抽緒
又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所以次序分別內外親疏故謂
之序
上曰敦艮何也茶閭曰爾雅邱一成爲敦注成猶重也
疏曰邱上更有一邱相重累者上是艮之重者故曰敦
艮也曰則何以爲敦臨敦復也茶閭曰臨六爻皆言臨
然五爲大君之臨而上又臨之復六爻皆言復然四爲
中行之復而五又復之是皆有重累之義焉中庸曰敦

厚以崇禮既厚矣而又敦之所以爲崇也則敦者重也傳亦曰安土敦乎仁

漸初日于干茶閒曰詩秩秩斯干傳干澗也寘之河之干兮傳干厓也兩干不同矣舊聞曰厓成注大水之旁故停水處義最晰水盛則其水也水落則其厓也

二曰于磐何也茶閒曰磐大石也馬融曰山中磐紆漢武紀易稱鴻漸于般前書音義以般爲水厓堆皆不以爲石然文帝紀磐石之宗荀子國安于盤石十九首良無盤石固皆作盤則皆以爲石舊聞曰雖大石然以象必在于與陸之間昔者太公望釣于磻溪磻者磐也則此磐矣

於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其辭若一焉茶閭曰傳以爲渚非鴻所宜循陸非鴻所宜止也曰夫然則上之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何也茶閭曰此則象傳之所謂不可亂者也詩又有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與

四曰或得其桷桷椽也傳義皆曰平柯何也茶閭曰桷非平柯然而平柯桷材也穀梁之言桷也曰士斲本記則曰士首之首之猶斲本也則當其木焉而已桷也雁蹠爾不木止今曰漸于木也爲之局外籌之或得其桷焉則庶乎其可也木無桷名故知其爲桷材也

歸妹之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何也茶閭曰歸妹者

泰之互亦蠱之互泰而蠱君子豈能無懼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永終之說也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此知敝之說也董閩曰緇衣之篇又有之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于言而慎於行

袂何以爲艮也茶閩曰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爲髲鬄衣侈袂者注以爲特牲主婦衣綃衣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案周禮九嬪贊玉齍贊后薦禮器亦曰命婦贊夫人則少牢之所謂贊者一人非其娣與又注以侈爲半士妻之袂益之疏以爲三分益一據喪服記袂中則二尺有二寸侈之當三尺有三寸袪尺有二寸侈之當尺八寸衣同

袂同侈同而有不如者則以其良與袂不如其所以良者蕢閭曰少牢之主婦爲大夫妻在易帝乙之妹當爲諸侯妻萊閭之意蓋以相準也禮文不具久矣可據據之不可據準之準之是也但此經之于少牢則有不可準者少牢之侈袂鄭旣以爲綃衣矣而周禮追師注又以爲祿衣夫然則謂綃衣不侈袂祿衣侈袂可也而疏則以爲士妻服祿衣以助祭以嫁不侈袂則皆疑文爾疑則不可以準也何彼襛矣周王姬下嫁之詩也以序與箋考之其衣當褕翟其娣之不褕翟可知也不能準其衣豈能準其袂焉

萊閭曰易之袂不可準以少牢之袂旣有然矣但其缺

之艮不艮豈能無說與蠱闇曰今以象決之五爲妹爲其君三曰反歸以娣爲其娣三者互離之中也乾爲衣則離之兩陽爲袂娣處于中而左右之兩袂具故艮五者震中爾有左而無右兩袂不具也則不如矣

荼闇曰豈有袂不具而可以爲衣者且不具何但不艮也蠱闇曰是又有說焉左氏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杜預注以爲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則偏衣尨衣也震爲元黃元黃者天地之雜而先儒固言震爲尨矣泰五亦言帝乙歸妹而不言其袂之不艮以泰五坤中也坤中則左右一其色不尨也震爲陽卦五雖中與泰五之坤中迥有不同者天子之妹不

恵其不貴特恵其驕而上僭爾五何位也以帝妹居之得毋有不安其服者乎彼之偏衣曰其半似公服則此之不良得毋有半諸侯之妻之服而半后服者乎則信乎其厖也厖則雜謂之不具可也歸妹之辭曰征凶无攸利然以允歸震謂之歸二雖陽爻尚謂之幽人之貞以五歸二謂之反歸五雖陰爻而特著幾望之吉以貴行者美之乎陽之爾至于上而遂以卦之全占歸之因辭以考象因象以考占因占以考義蓋絲聯繩貫如是以禮明易可也以易明禮亦可也

豐曰宜日中何也荼閭曰左氏昭五年傳卜楚邱之言曰天有十日故有十時而以日中當王此王之所以日

中也。象傳曰。日中則昃。是安得不憂。又進之以勿憂宜日中者。國語曰。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漢書李尋曰。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故象傳又曰。宜照天下也。按杜預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雖不立十二支之目。已隱然分一日爲十二時。王則以午而兼巳。公則以辰而兼卯。與卜楚邱之意異矣。古之言時者。若四時。若三時。皆指春夏秋冬言之。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顏之推曰。漢魏以來。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

更蓋夜五分之晝亦五分之卽卜楚邱之所謂十時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是也蓋問曰謂古時無十二則可謂十二之非耶不可在卜楚邱已言十時矣嘗記明時所刻歲月日時無易程文有以時爲今之十二時者傳之以爲笑然于家法爲謬于義實可通也今律曰凡言日者以百刻亦據漏言之則十時是古法又淮南子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名則爲十五時其說詳見顧炎武日知錄洪範言王省惟歲而傳以日中當王各有旨而其理則同

王假之何以爲假也茶閭曰易之言假者皆爲至假廟假家是矣書言自朝至于日中昃此假之義也曰彖傳

以王假之爲尚大則假者大爾棻問曰此其說顧炎武詳之豐者大也王假之者以尚大非以假爲大也

配主夷主何也棻問曰配主謂四夷主謂初四則何以謂之配主初則何以謂之夷主也棻問曰輔嗣明象先明其主後儒申之有主卦之主有成卦之主此論雖晚出而于經已有之情乎其不信卦變之說故于側舉之於經仍諱之也豐四本小過之四小過之爲卦也陰陽上下交盡均焉有配義以不宜上宜下言之則三爲主卦之主然四配三而均爲成卦之主謂之配主矣豐初本明夷之初所謂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在明夷爲成卦之主謂之夷主矣初與四相應之位也以小過言之

初變而遇其四矣以明夷言之四變而遇其初矣

蒿閭曰茶閭以配主夷主爲卦主之主蒙臆之則震初主也震之象傳曰出則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无妄之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坤辭曰先迷後得主坤之艮則謂之喪朋坤之震則謂之得主睽也者中孚之變也中孚互震變而睽則震上之爻乃在離中而與其初應故謂之遇主于巷震二陽之卦也小過明夷皆二陽之卦也小過之四本震四明夷之初本震初故皆有主義焉安得執魏晉儒說而以爲經先有之也茶閭曰雖然震爲卦非一陽爲之主安得有主義此亦輔嗣之說所由始也

二曰豐其蔀何也荼閣曰據爾雅蔀爲蓐蓐爲魚罾而曰豐其魚罾則無義又據三統法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亦于爻不相傳他無可據者康成薛仁貴本并作菩云小席矣蘆閣曰日中王假則以經詁經夷主配主則以易詁易今乃不能以豐詁豐乎上言豐其屋蔀其家即是爻也上之蔀家是障蔽之義本義言障蔽是也夫席者障蔽之物也

夫然則三之豐其沛何也荼閣曰沛者水艸之交也爻互兌又互巽故象焉孟子沛澤多公羊齊侯田于沛是矣蘆閣曰子夏傳作芾爾雅芾小也芾有蔽義故詩徒往言蔽芾毛傳亦以蔽芾爲小貌也

無人則何以謂之闃也茶閭曰闃之義徐鉉與說文異鉉之言曰窺小視也闃大張目也窺之而無人矣又大張目而無人則無人之至也

旅初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何也茶閭曰爾雅仳仳瑣瑣小也詩曰瑣瑣姻亞矣爲旅人者米鹽銖寸彼我校計則必至斯其所斯者析也即斧以斯之之斯所即艮止其所之所畫閭曰旅瑣瑣已足以取災矣何必又斯其所也斯其所亦瑣瑣而已非有加于瑣瑣之外也逸易曰其亡斯自取災例之則斯其所取災古句爾何必斷之以爲異也

二曰童僕何也茶閭曰童僕僕而童者與童蒙童觀童

牛爲一例艮象也治安黃曰今之賣僮者與王褒僮約乃直謂之僮唐人詩漸與胥月遠轉於童僕親旅辭也然其意則稚者童壯者僕矣故今之童僕遂爲兩用之辭

射雉一矢亡何以譽命也恭問曰射者六藝之一射雉一矢而已藝之媚也左氏傳載如皐射雉之事猗嗟之詩反覆于魯莊而尤美其射也此在旅之五蓋聘問之臣爲旅之得其正者古名卿大夫所謂遠而有光華者豈獨工于辭哉射雉一矢亡蓋亦作器能銘升高能賦之比也

巽何以爲隨風也恭問曰谷風曰習習飄風曰發發風

者不一風而已也後風之隨前風猶後肩之隨前肩也或曰隨從也從順也隨者以喜隨人矣一風之中而有沿有沂故尤以隨風爲善也而不然者謂之迴風詩如彼迴風亦孔之偄

兌象麗澤何也茶閭曰麗旅行也鹿性旅行謂之麗因麗而爲儷伉則謂之儷不伉則不謂之儷左氏傳曰鳥獸猶不失儷矣舊閭曰此在康成周禮注有之麗者耦也然而耦者兩也案校人乘馬一師四圉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蓋良馬則一馬一圉駑馬則兩馬一圉以兩馬爲一麗則麗直兩而已矣麗澤兩澤爾雅兩皮謂之儷皮特以別于四皮爾

上曰引兌何也荼問曰引者長也又漢志十丈曰引注引信也詩曰勿替引之大傳亦曰引而伸之巽爲繩直爲長卦二居互巽之下曰引兌上居互巽之上亦曰引者覆卦之象也

渙何也荼問曰渙散也散之爲渙何也荼問曰周頌繼猶判渙傳曰判分渙散也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傳曰渙盛也箋則曰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以冰釋故水盛也則渙冰釋也冰釋則散也否之爲卦也所謂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者四而渙其羣矣散乾冰爲坎水有冰釋之象焉故謂之渙也老子渙若冰將釋杜預集解序渙然而冰釋得其義矣

渙奔其机何以謂之奔也荼閭曰奔走之疾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則不然頌不曰駿奔走在廟乎在廟何大路乎董閭曰賁然來思則奔來也予曰有奔奏則奔奏也震爲大塗而渙二互震大路之云乃與渙義合必以在廟捂之是舉一而廢其十也

何以爲節也荼閭曰節竹約也竹約則曰節以制度又曰君子以制數度何也荼閭曰竹約者自然之度也書言同律度量衡度量衡三者皆出于律律者候氣之管也則竹也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于兩節之間得九寸焉以爲黃鐘之管于是以律生度以度生量以量生權是爲律之生度雖然九寸者黃鐘不九寸不黃鐘矣

九寸者度也則實爲度之生律前書志言備數之學詳矣而曰黃鐘爲萬事根本黃鐘起于度度起于竹約故君子覩于節以制數度一言度而數舉矣

或曰中孚之孚鳥之孚卵也故其辭皆從鳥初之虞吉澤虞也爾雅曰鶭澤虞蔡閒曰不也鶭吾不知其何鳥也郭璞以爲婟澤鳥疏曰婟嫪也而卒不知其何鳥也郭璞又以鶭爲洿澤則婟澤亦鶭類爾而以爲鶭吉可乎晁以道曰鶭類有漫畫有信天緣漫畫者雖不得魚以喙畫水無停時故謂之漫畫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俗謂之青翰又謂之青莊一鶭爾而有貪有廉如此或乃以婟澤爲固澤且以信天緣當之然郭璞謂

姻嫸鳥見人輒鳴喚不去信天緣不鳴喚也則非矣薑閻曰孫炎且以鷙爲鴟鴞也則何可也青莊或當爲青鷙之訛

好爵何也茶閻曰爵雀也山鳥皆謂之雀雀之小者俗謂之兎雀其聲足足爵爵然古者象其色以爲弁又象其形以爲酌器弁象其聲以爲之名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凡有位于朝則有爵于廟無位于朝則無爵于廟亦遂以位爲爵也好爵之爵酌器也雖然爵而曰好則非祭也燕也燕所以爲好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左氏傳亦曰禮之加燕好韓詩說曰一升曰爵二

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燕禮獻以觚則此之好爵又當爲觚也舊閩曰於象震爲鬯則亦當爲爵以爲酌器者是也靡亦作縻皆散也然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在薛章句亦以靡爲好也或鼓或罷何也茶閩曰或鼓瑟也琴瑟皆謂之鼓然燕禮鄉射禮四工二瑟大射禮六工四瑟則瑟矣古有自歌而自瑟之者取瑟而歌是也有此歌而彼瑟之者茲歌是也荀九家曰震爲鼓鼓者鼓之爾非鼓也鼓則有擊鼓有伐鼓無鼓鼓舊閩曰謂鼓無鼓鼓者非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考則考鐘爾鼓則鼓鼓爾且鼓自鼓歌自歌亦何不可者而必倚之也即倚之豈獨瑟哉離之

三。日。不。鼓。缶。而。歌。

小過之二曰、過其祖、遇其妣。何也。荼閣曰、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書亦言如喪考妣。詩之烝畀祖妣。則妣又配祖之稱。然顧炎武曰、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去邑姜、蓋二十餘世矣。不及其君、遇其臣、以臣在君之下也。過其祖、遇其妣、以妣在祖之上也。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前。斯干之似續妣祖、亦非變文以協韵者。

三曰、從或戕之、何也。荼閣曰、春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自內曰弒、自外曰戕。杜預則曰、戕者、卒暴之名。薑閣曰、梓材無胥戕、無胥虐。孔但以爲傷殘爾。不至如邾人之甚也。但

易之言幾必漸外至卒暴之義外至卒暴者或之爾
既濟曰東隣西隣何也茶閭曰易凡言東西言南北必
本于說卦既濟爲坎離南北爾然其變自泰泰互震兌
震兌東西也又泰互震震兌變而蠱亦互震兌震兌者歸
妹也而歸妹互坎離爲既濟則既濟固由東西而南北
者其在泰蠱震兌比而合合者隣也其在歸妹震兌峙
而分分亦隣也曰前書郊祀志師古注則曰東隣爲紂
西隣謂文王信與茶閭曰家謂之隣國亦謂之隣而東
西者無定之名也文王之于紂臣也而隣與書曰臣哉
隣哉隣哉臣哉帝之以臣爲隣也親之也可也文王之
以紂爲隣則伉也不可也孫皓爾汝歌曰昔與汝爲隣

今與汝爲臣雖亡國之餘猶能辨之矣

未濟之狐汔濟而猶濡其尾何也茶閒曰此所謂未濟者也至于汔濟而盡狐之才矣猶不免濡其尾也古詩曰狐欲渡何無奈尾何

象傳曰不續終何也茶閒曰春申引未濟而釋之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韓詩外傳則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古義也可以知不續終之說矣茶閒曰古人賦詩取斷章焉其于易也亦猶是也續則有其續矣終則有其終矣既濟之辭曰初吉終亂則終也既濟自以濡首終未濟自以濡尾始不相續也則不續終也

象傳之愼辨物居方何也茶閒曰此有三義焉大傳言

天地之數而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物者水火木金土方者東西南北中大傳又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卦之類聚者至乾坤極矣卦之羣分者至旣未濟亦極矣未濟殿六十四卦之終故特舉類聚羣分之義以發其凡也又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別生者別其姓族之生分類者分其剛柔燥濕之類也

君子之光謂之其暉吉何也荼閭曰光亦暉暉亦光兼言之無辨也別言之則有辨於詩夜未央曰庭燎之光謂庭燎始然而有光也未艾曰上晰光正盛也向晨曰有煇煇者光之餘蓋暈也向晨則光將歛而暈見也按周禮眂祲以十暈為十煇則暉者暈爾蕫閭曰非也試

仍以詩言按之首章庭燎之光矣次章庭燎晰晰矣至向晨之時庭燎乃無光然未嘗不有輝也蓋夜則藉光以爲明故言其光焉晨則不藉光以爲明故言其煇焉是光者煇之外煇者光之內大畜之彖傳曰剛健篤實煇光先煇而後光義正同離以外陽爲光所謂火日外光是也而未濟之離由否而變則以二之陽爲光二光故五暉也二光而五煇故有孚不然而何以孚也毛傳曰煇光也則猶渾言之未析言之也蔡閭曰蘁閭之旨是也管輅別傳有之不同之名朝旦爲暉日中爲光